（封面）

文革手抄本

《绿色尸体》

绿色的尸体

前言

正当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高潮中，上海人民积极拥护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在垂死挣扎进行破坏活动，所以我们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基础这——证明了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一切反动派的下场。

目禄（Korrektur录）

一. 奇怪的病号······1.

二. 无声的电波······2.

三. 霞区路24号······4.

四. 奇怪的领章······6.

五. 姐妹俩······7.

六. 张护士的失踪······9.

七. 母子重逢······10.

八. 易老板吊丧······11.

九. 金表店的风波······17.

十. 24号的秘密······18.

十一. 万国公幕（Korrektur墓）的秘密······19.

十二. 英雄司机王大胆······19.

十三. 天主教堂的电波······21.

十四. 紧急调令······22.

十五. 调令的孙付局长······22.

十六. 新付局长失踪······24.

十七. 水落石出······26.

十八. 尾声······28.

人物介绍

赵科长.············上海市公安局侦案科科长

陈局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老 李.············赵科长的助手

小 王.············赵科长的助手

张 林.············ 陈局长的助手，公安战士（打入敌内部的同志）

老 胡.············张林的义父，公安同志

王大胆.············上海汽车运输队汽车司机

孙付（Korrektur副）局长.············上海市公安局付（Korrektur副）局长

王宝基.············天主神父 特务201

李 霞.············张付（Korrektur副）局长的秘书 特务202

马 涛.············公安局后任付（Korrektur副）局长 特务203

（第1页）

一. 奇怪的病号

在上海十五路公共汽车的最后一班车上，发车时乘客确实不少，车在夜幕降临的上海市区飞驰着。汽车一站一停，乘客不仃（Korrektur停）的上上下下。当汽车快接近终奌（Korrektur点）时，上来一个青年人和两个五大三粗的大汉，提着两个黑色大皮包放在青年人的座位旁边，这时车上只有七、八个人（。）开车后汽车到达终奌（Korrektur点）时乘客全部下去了，只有一个乘客还在座位上。售票员拿起扫帚打扫着车上的卫生，发现车上唯一的一个乘客坐着一动不动，便说（：“）同志，车以到终奌（Korrektur点）了（，）请下车吧（”），说完继续清扫卫生忙绿（Korrektur碌）着，下班过了一会，售票员又看了一看一动不动的乘客和身边的两个皮包，感到十分奇怪，于是便仔细观察起这位乘客来，不看到（Korrektur倒）罢，一看吓一跳，只见乘客脸色苍白，好像有重病处于危险的状态，售票员立即向值班员和领导汇报了这件事（。）领导果断的决定之后，立即将乘客送往上海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到了医院急诊室后，车站领导让售票员同医院值班员徐大夫和护士小张及值班员立即投入抢救紧急病号的工作，在抢救过程中，奄奄一息的病号急促的呼吸着，面部苍白逐步地变化成黄色，然后由黄色逐步变成绿色，面对着这个病号的现象，徐大夫和小张护士都感到非常奇怪，经过研究决定向市公安局报告这种奇怪的事情。当公安局陈局长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侦查科长赵科长乘小吉普车赶到医院急诊室，听了徐大夫和小张护士关于绿色病号呼吸特殊迹象。他们仔细观查了病号，呼吸困难的病号面部，并无特殊迹象，心脏还在跳动，赵科长便问，（“）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住在什么地方（”），可是病号毫无反应，赵科长明白了，他不能用语言回答，想了一会便说（，“）你能不能用其他方式回答我一个电话号码（？”），过了一会病号的眼皮轻轻的睁开闭死，连续五下，右眼也同样的睁开闭死，连续五下，病号又无什么反应了（。）赵科长就得到了这唯一的线索，徐大夫和张护士又投入了抢救工作之中，赵科长又从汽车售票员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并由售票员提供了病号携带（第2页）着两个大提包，赵科长把提包打开一看，立即感到问题严重复杂，从女尸的头部全身分析是刚杀不久的，谁是凶手呢，与绿号（色）病号有什么关系呢，是病号杀了人后服毒自杀还是谋杀，一系列的复杂情况摆在赵科长面前，抢救病号才是唯一的线索。赵科长与医院值班员车站领导和徐大夫张护士说，尽一切办法抢救病号，然后又与售票员，车站领导告别，把提包带回公安局并立即向陈局长报告了事情及发现的线索，详细情况，第二天陈局长孙付（Korrektur副）局长立即召开了有关人员会议……

二. 无声的电波

在镇压反革命的肃反运动中，市委领导同志在市公安局的紧急会议上传达了上海市委关于当前开展肃反工作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打击阶级敌人的一系列破坏活动，把暗藏在上海的敌特组织尽早捕获，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建设社会主义，会上公安局陈局长汇报了昨天在医院发生的绿色病号的奇怪现象，通过讨论后认为这个奇怪的案件是否与当前上海市公安局发现的在一定时间内有奇怪的电波发出的信号有关，要进一步侦破，同时也要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调查，打一场人民战争。会议上赵科长认真听取了有关领导的战前动员和布置，会议上唯独孙付（Korrektur副）局长不已（Korrektur以）为然的说（：“）今天祖国大陆解放了，蒋匪都逃到台湾去了，我们有坚强的边防军，让他们来吧，不还是自投罗网吗？（”）孙付（Korrektur副）局长的话音刚落，就立即遭到大伙的指责，会后有关领导要求公安局的同志提高警惕，千万不能麻痹，回去后要召开个党员的同志大会，分析一下案情，进一步研究侦破计划。对绿色病号案情专门进行侦查。就在这天下午公安部来了一个通知，陈局长说，今天边境边防军战士在广洲（Korrektur州）逮捕一个化名马义的中年人携代（Korrektur带）特工材料偷越国境，经过审讯，罪犯交待（Korrektur代）了潜伏大陆的重要人物，联络暗号以极（Korrektur及）其他的一切全部情况，公安局立刻发来电报通知给陈局长，原来逮捕的罪犯要到上海市XXX机关与XXX人接头，然后开展他们的工作。通知陈局长根据掌握的线索要加紧破案，陈局长立即叫来赵科长及其它的助手老李和小王等同志，一起研究讨论无线电波与新尸体的敌情，绿色病号、女尸的情况，经过分析，要求赵科长及早侦破电波的来历，有利于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根据现有掌握的情况来看，我市存在着一个敌特组织，必须根据当前的（第3页）斗争查清绿色病号的来历及女尸是被谁害的这样一个奇怪的案件，并决定由赵科长负责这一案件的侦破任务，正在讨论热烈的时候电话玲（Korrektur铃）响了起来，上海人民医院有位徐大夫要找赵科长见面，于是赵科长在电话说要徐大夫到赵科长办公室会面。在办公室里，两人见面后，徐大夫说明来意，他说（：“）在三天前一个夜晚值班室中抢救紧急病号，你当时也去看病号发生奇怪的变化，病号由苍白到绿色，我当时也感到惊奇，我考虑过多次认为要和你们领导同志汇报一下。（“）好（”），赵科长表示欢迎，接着徐大夫讲到绿色病号的变化不是由于服毒，而是一种新的药品注射到肉体后在急剧的变化状态中，在（Korrektur再）由绿色最后到死，死者在解剖中发现与服毒不同，同时也可以找到一些理论根据，赵科长对徐大夫提出的线索很重要，很感兴趣。听着听着，徐大夫又说（：“）对于药品，解放后是很少见的，在今天发生了这种事使我联想到解放前1947年10月20日夜晚，那天我刚躺下不久，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穿上衣服听到外面有几个人叫（‘）徐大夫快开门，我家有病人请你去看看（’），来人请求后我连忙带上医物用具与他们一起上了汽车，车在静静的夜间奔驰，由市飞向郊区，我不由的纳闷上哪去？会不会是坏人绑架。我就问了一声请我看病的那个中年人（‘）上哪？（’），车上一个戴眼镜的胖子毫无表情的说了句‘快到了’，我也不便多问，汽车继续向夜幕中飞去，不知去向，最后在一个漆黑的大门前仃（Korrektur停）下来。我认真观察了一下，见大门旁边有两个玉狮子，门旁还有两个人来来往往，不由我多看，便由来人把我领进了一个漆黑的森严的内院，走过一个圆形的荷花池子，进了屋内，看见了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病人，见这个人呼吸短促面色由苍白变为黄色然后由黄色变为绿色，对于我这多年的医学大夫来说，对这种病人的面部变化状态，也感到非常奇怪，最后让我诊断一下病情，写一份病例让我写后，来人从抽屉里拿出钞票，让我写上病号是得了急性肝炎病，我经过检查并无肝炎状，我拒绝了他们，最后那几个人瞪起了眼睛威胁我，旁边几个人也暴露出凶恶的面孔，并用人身安全来威胁我，在他们的逼迫下，我不得不按着他们的意图写病历，临走时我被他们用黑布蒙住了我眼睛上了汽车，快到我家车仃（Korrektur停）下了，我才看清到了家里，这一切实在太可怕，我今天不由的想起了过去发生的事情与这次一样，于是我认为有需要向你们领导反映一下，提供一下线索（。”）赵科长对徐大夫的汇报表示感谢并高度赞扬了徐大夫（第4页）的警惕性，送走徐大夫后，赵科长立即向陈局长做了汇报，陈局长说（：“）从有关绿色病号的案件看，不是一般的事情，必须解开这个秘密。（”）

三. 霞区路24号

赵科长认真总结了有关绿色病号一系列情况，并与助手老李、小王仔细的研究着，赵科长奌（Korrektur点）燃了一支烟，他紧皱眉头思考着，他回想自己再解放前1947年左右和徐大夫提供的线索相似，那时自己接受了一项任务即到南京市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情报局里，担任摸清敌特活动情况，搜集有关情报的特工工作，当时得知一个消息，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进行试制一种使人慢性死亡的注射药品，但是试制单位保守严密，没有得到资料和线索，今天经过徐大夫提供的新的情况后，考虑到这不是一般的案件而可能是特务组织又一次阴谋活动，联系起徐大夫提供线索时提出的那个地方地址在哪里还不清楚，绿色病号一定是注射了这种药物，那么这病号与女尸又有什么关系呢。赵科长于是又跟助手仔细辨认女尸确实是刚杀的，从杀人的手段来看，凶手是比较内行的人干的，显然她被卸八块，但是还是比较完整的，从死者的嫩面来看和皮肤面部完全可以确定这具女尸不是一般的劳动妇女，根据现象证明是一个在经济上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生活相当严重的游手好闲的女人，赵科长认为有必要弄清绿色病号的情况。根据病号提供的电话号码是“5555”，这是根据那病号左右眼睛睁开闭死而得知的，于是小王按照赵科长的命令，立即行动通知了电话局，马上查清四个5的电话号码，复杂的案件是否与当前市委要求及早捕获的敌特案件有关呢？赵科长仍然思索着……过了一会电话局来电话说上海现在没有四个5的电话号码，赵科长听罢沉思着，老李在一旁说（：“）会不会是解放前，所有上海电话号码是所用单位地址（。”）他们追查了一下，结果查出了解放前“5555”的电话号码是霞区路24号，现在是XXX路24号。赵科长决定在霞区路24号进行调查一下，当赵科长来到陕区路24号这座大楼院的门口时，看见了非常耀眼的一对把门的狮子，一边一个的立着，是赵科长立即联想起徐大夫所说的线索，心里想：难道就是这里吗？现在这里的住家是谁？赵科长仔细地观察，看这森严的大院，高高的大墙弄不清里面的情况，只能从门逢里看到院子里有一座三层的楼房，赵科长仔细的观察了四个角落，始终没有人走动，于是赵科长便来到24号斜面的21号的小店向一个老太太要了一盒烟随后付了钱，奌（Korrektur点）燃一支烟抽着，然后就与老太太搭上了话，（“）你的附近可有四个5的电话号码吗？我有个朋友说他的电话是四个5的，我（第5页）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所以向您老人家打听一下（”），老天太回想了一下说（：“）不错，这四个5的电话号码在解放前是上海最大最有名的商店易老板家就是四个5的电话号码。在解放后电话号码改了，他家就是住在这斜对面的24号，可是就在解放前易老板带着他的全家到香港去了。”赵科长这会一听心里有数，感到踏实了，随后了解到易老板逃到香港留下这座楼房是卖给谁家了，还是留给谁家看房子。中午赵科长吃了午饭继续在附近观察，在下午六奌（Korrektur点）多钟，天色刚黑，只见大门“吱拉”一声开了，走出一个头发苍白的老人手里提着一把铜壶到附近的一家茶炉去打开水，老人的步伐稳壮（，）英红的脸膛（，）年纪约为65-70多岁的样子，赵科长看到拉人打完水返回时，便走上前去叫了声“大爷”，老人回头一看是位生人，便问到（Korrektur道）（：“）你找谁？”赵科长听老人是山东音调，马上改成山东口音回答说：“大爷，对不起，我从山东家来到上海探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从山东来可真不易啊。”（“）我也是山东人，咱们是老乡，急什么，你朋友找到没有？（”）“哎呀，大爷，这么大的上海我上哪去找，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弄得我走投无路，可巧碰到老乡了，那就麻烦您吧，能不能借一宿明天再去找，如果实在找不到，我就回山东，行不行？”老人被赵科长央求的很难为情，就说道：“借宿是可以，不过我是看门的，即然是老乡来了又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确实应该帮助一下，不过有一个条件，你只能借过一宿。”“好吧”，赵科长答应了。老人回头把门关紧，然后随老人走进，里面的荷花池子中间有棵大杨树有一抱多粗，老人看了看赵科长，边走边说，“我这房子的主人易老板在解放前夕带得全家到香港去了”，说着来到了一间房子，进去后，老人做奌（Korrektur点）饭，边吃边讲，“老乡你到这里后不要到处乱走动，头十天左右易老板的儿子易金凯来过，是来找她母亲的，易老板的三姨太太是个风流人物，经常外出晚上很晚才回来”，赵科长与老人谈话中谈到电话号码的事，老人讲以前有电话号码，以前是四个5，解放后就给改了，没有了。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弄清了24号的情况，就说时间不早了，该睡了，老人又把赵科长领到三层楼的一个房间，赵科长细心查看了一下，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从第二层到第三层楼一个房间，老人让赵科长进去后说：“你在这里休息吧，我回去了，千万别走动。”赵科长送走老人后，在床上回想起老人谈到的每一个情况，仔细看了房内的一切，有写字台，沙发，暖瓶，沙发床及有油漆地板，这一切都落了一层尘土，看来这一个房间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了，赵科长插上门，转身观察窗外，在月光下看清了大门到楼房之间有盛开的荷花池，园子池子中间有一棵杨树，赵科长警惕的躺下把手枪子弹压上膛，接着沉思着24号所观察的一切情况（第6页）都与徐大夫提供的情况相同，但又想到为什么看门的老人再三强调不要自己走动呢。解放前易老板离开上海为什么不带三姨太太呢，为什么又派他的儿子来找他的母亲呢。这一切都在赵科长的脑海全翻腾着，肃静的大院上半夜没有一奌（Korrektur点）动静，赵科长没睡觉，还在想着情况和发现的一切问题，忽然听到楼下好像有走动的脚步，咯咯的响声在一楼走几步仃（Korrektur停）来下，听得（“）吱（”）的一声门开了，然后把门又轻轻的关上。就这样连续走动开门，关门，从一楼到二楼，还是走走仃仃（Korrektur停）。一直到了赵科长的门前，赵科长早已睡得恨死了，打着轻微的呼噜，但心里却是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当外面脚步仃（Korrektur停）了以后，没开他的门，只是在门口站了很久，猛然脚步声杂乱的离开了这所房子，赵科长判断肯定外面这几个伙伴到其它地方去了，便把鞋子一狭（Korrektur夹），轻轻的把门开开，发现一个人，刚从二楼下去。于是赵科长轻轻的跟踪下去，发现这个人个子不高约1.55米左右，身穿黑色的内衬衣，戴着头巾，直奔荷花池子，转眼间就不见了，再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现象，赵科长想（：）这个人是否发现了我。第二天五奌（Korrektur点）多钟，告别了老人离开了霞区路24号。

四. 奇怪的领章

在上海一个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家里有个老母亲，教师有一个唯一的女儿，女教师是百般疼爱女儿，象保（Korrektur宝）贝一样每天总是到食品商店买十几块糖，到家后，总是在门口等着，母亲把糖从衣兜里拿出来给他（Korrektur她）手里，五岁的女儿聪明伶俐，使人非常喜爱，总之母亲的喜爱使女儿养成了在家门口等着妈妈的习惯，这天学校开紧急会议，下班已经晚了，晚上七奌（Korrektur道）多钟了（，）女教师走了几家商店都关门了，所以没有买到糖块带回来，天很晚了，在往家的路上突然发现电线杆子底下有个红光闪闪的东西，感到很奇怪，女教师就走过去，拾起来一看，原来是西服领带上红光闪闪的晶体制作而精制的领章，不只是谁丢的，等了一会没有人来找，于是就离开这里，赶回家去了，一开门，女儿向妈妈要糖，妈妈只好说今天下班晚了没有买到糖，孩子听说没有买到糖，就撒起娇来，又哭又闹，女教师突然想起自己路上拾到的领章，便拿出来说（：“）孩子，你看着是什么（”），孩子止哭一看，是一个红光闪闪的领章，接过玩弄着。老师想到今后回家晚了，不能买糖，你自己买好吗？女儿回答着，好，（第7页）吃完晚饭后，小女儿玩弄着奇怪的领章，女教师给女儿戴上美丽极了，第二天上班前，给女儿一角钱，又嘱咐路上小心来回的车辆，这天下班后，女教师问女儿买糖没有，小女儿捧着满口袋的糖给妈妈看，说（：“）我都吃过好几块了（。”）女教师一看很奇怪，一角钱只能买十块糖，怎么买这么多，女儿说（：“）我去买糖阿姨把我拉进去，在柜台后给我口袋里装满了糖。（”）这使她很奇怪，决定这糖先不让孩子吃，再给一角钱买糖，下班回来后，又是一样的多，这边引起了女教师的怀疑，就向女儿说，女儿说和上次一样多，经过考虑，决定带女儿和糖还有领章上公安局去报告。赵科长接见了他们，赵科长立即和助手进行了研究，对领章进行了分析，这一比较特制的小红花宝石，西服领章与糖是有一定关系，然后决定要弄清糖的秘密，并把这糖剥开，进行化验，每包糖一百块左右，少有70块的糖纸与其不一样，对面有一道不太引人注意的兰（Korrektur蓝）色横开。这70块糖不是糖而是具有烈性爆炸药，只有30块是普通糖，公安机关和市委领导机关对这次破案非常重视，认为必须尽快弄清楚，经分析研究肯定领章是特制的，领章是为取爆炸物的信号，但丢了领章的人是谁呢，卖糖的售货员到底是谁，能与当前破坏案件有关吗？

五. 姐妹俩

在上海某一个广（Korrektur厂）矿车间里有一对少女，她们俩的感情是谁也分不开的，好像一个人一样，大的叫王英23岁，小的叫杨霞20岁，两人真是亲如姐妹，可是她们俩家离的较远，除工作接触就是星期天，这是定下来的，也形成了规律，王英家里住在市里较远的郊区，杨霞住在市里市区里，一天王英对杨霞亲近的话（说）（：“）妹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以（Korrektur已）经决定再过两三天就要结婚了”，杨霞听了后极不满意地说（：“）姐姐你也太瞧不起人了，我俩好的象一个人似的，象这样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王英忙向她解釋（kurzzeichen释），说到（：“）我结婚那天你一定到我家去玩（。”）小杨忙说（：“）姐姐你说那（Korrektur哪）里去了，这是你的终身大事我那（Korrektur哪）能不去（。”）过了两天小杨对母亲说（：“）今天是王英姐结婚，我可能晚回来一奌（Korrektur点）（。”）母亲忙嘱咐说（：“）孩子早奌（Korrektur点）回来（。”）杨霞应声便急忙走了，到姐姐家里一看，热闹极了，亲戚朋友，还有邻居，到处（第8页）热闹的不可开交，小杨在客室里更为热闹，从早六奌（Korrektur点）左右一直到傍晚，在姐姐的挽留下不得不再玩一会，晚九奌（Korrektur点）钟，小杨对姐姐说（：“）该回家了，妈妈还等着我那（。”）但被姐姐善意的留下了，杨霞想（：）我俩也不是外人再玩一会也没什么。晚十点五十左右，她想起了妈妈的嘱咐，就忙说（：“）你们结婚只有一间房子，留下来住也没有地方，再说也不方便（。”）姐姐说（：“）你实在要走就骑着我的车子回去吧（。”）说着，她的丈夫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来了。小杨告别了姐姐、姐夫，骑上车子消失在夜幕中，杨霞本身胆子就小，在骑到必经之路万国公幕（Korrektur墓）时，她胆战心惊，越想越怕，不由自主的快骑起来，只有硬着头皮加快速度，这时她已经汉（Korrektur汗）流夹背了，眼睛直盯着前方道路，当驶到幕（Korrektur墓）中心时发现路边的坡旁，有个黑影一晃，吓得小杨车把一歪，正好车轮就驶向前进的泥坑里，她摇晃着倒在路旁；这时那个黑影窜到小杨面前说（：“）姑娘请不要害怕，我不是鬼也不是拦路的，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当小杨清醒过来时，也看不清这两个人的面孔，只听一个人讲（：“）不要害怕，明天请你无论如何把这封信送到公安局去，否则你就会死路一条的（。”）又听到公幕（Korrektur墓）寂静的树林中发出哈哈的大笑声，吓得小杨马上扶起车把蹬上朝前猛蹬，逃出公幕（Korrektur墓）起（Korrektur骑）回市区，杨霞的母亲12奌（Korrektur点）钟还等着女儿，见还没回来，心里安（暗）猜着女儿是发生了什么事，猛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她知道女儿回来了，立即开门，发现女儿躺在地上，她知道出了事，就忙把女儿扶进屋，杨霞的父亲推车随手把门关上，等脸色苍白的女儿醒来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杨霞喝口水便讲起了路上的经过和口袋里的信，并到公安去。第二天小杨与父母一块来到了公安局报告昨晚上发生的事，赵科长接见了他们并安慰说（：“）让小杨在家里休息几天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说完便送走了小杨父母并派一个公安局的人员保护。信中说（：）破案中并希望赵科长放弃这件事，否则将要得到死的结果，如果答应了我们将有重赏。赵科长看完信后哈哈大笑，伟大了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赵科长继续说，“这证明我们打中了敌人的要害，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一切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难道你一封恐吓信就能把我吓倒吗？”赵科长说完又和助手研究分析案件，继续破案。（第9页）

六. 张护士的失踪

在上海市人民医院抢救绿色病号时，公安局曾到过现场，医院的徐大夫和张护士尽一切努力把病号解救过来了，赵科长得到了四个5的电话号码，自从内科主任徐大夫提出情况以后，赵科长觉得解救病号的希望不大了，就在抢救的第五天，病号奄奄一息了，公安局研究后将病号用药水养起来了，单独放在一个房间里，当天晚上徐大夫在家被害死了，赵科长接到这消息后，感到很奇怪，也很惊讶，他想这肯定是敌人提前行动了，敌人想杀人灭口，但我们得不到有关线索，又肯定这与绿色尸体和那女尸有关，于是派助手小王打入医院内部从中保护张护士以便了解更多的情况，小王到医院后，多方面与张护士建立感情，争取张护士的信任，并且看到新的情况，立即向赵科长请示，这一天小王和张护士谈话，忽然电话铃响了，小王拿起电话问：（“）畏（Korrektur喂），找谁呀？（”），（“）电话是给张护士来的”，对方谈起来。小王在旁边也听得很清楚，大体是下午3奌（Korrektur点）在公园内约会，小王向赵科长请示后便照知识准备着。在下午两奌（Korrektur点）半左右张护士穿着非常鲜艳夺目的新衣服，手提着一个黑皮包向约定的地奌（Korrektur点）走去，小王化装后便跟在后面二十多米左右，小王发现张护士在假山后的椅子上与一个穿笔直中山服的青年说话，他俩一会到哪玩玩，真象一对情人，小王也跟在后面一直到下午五奌（Korrektur点）左右，张护士与那个男的进了一家饭店去吃饭，过了二十分钟后他俩又拉手出来了，边走边谈，又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找张椅子坐下来，这时天渐渐黑下来，小王看了看表已经7奌（Korrektur点）多钟了，上去拍了拍张护士的肩膀说（：“）不早了该回去了（。”）这人抬头时，小王大吃一惊，原来不是张护士而是另一个少女，小王忙向少女赔了不是，表示谦意，因为天黑发（认）错了人，小王跟丢了人，急忙向赵科长汇报，赵科长命令小王还回医院，当小王回到医院时已12奌（Korrektur点）多了，他进大门发现一辆大卡车直往大（太）平房驶去，这便引起了小王的注意，心想：这么晚了，汽车到太平房去干什么？他立刻向赵科长打电话汇报，时间不长，赵科长坐小吉普车来到医院门口，这时大卡车正往外开，赵科长立即命令司机追上大卡车弄清楚事实真象（Korrektur相），大卡车在光明的马路上向外驶去，吉普车在后边猛追，在吉普车上可以看清两个彪形大汉站在黑色的棺材旁，卡车在加速急（Korrektur疾）驶着，吉普车在后面猛追着，不一会眼看就要在十字路口上追上大卡车了，大卡车刚进十字路口上，突然一辆灰色小轿车从十字路口的侧面赶来，挡住了吉普车前进的道路，赵科长为此很恼火刚要下车，之间小轿车里走出一个人，是公安局的孙付（Korrektur副）局长，赵科长立即下了车，（第10页）孙付（Korrektur副）局长说（：“）我知道你会不要命的追，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才来接你，不要追了我们回去吧，我们再研究一下。（”）在回去的路上赵科长思索着这些问题，突然在吉普车的返光镜里看到了后面的轿车里除了孙付（Korrektur副）局长外，还有一个女的，与孙付（Korrektur副）局长坐在一起的这个女人是谁呢。回到局里，赵科长就给小王打电话，让他到绿色尸体房间看一下是不是刚才卡车拉走了，小王马上回答说绿色尸体刚才那辆卡车拉走的。

七. 母子重逢

解放前，上海市最大的珠宝商店易老板是多种多样大买卖的是上海的有名大资本家，在霞区路24号现改为淮路24号，有两所特别美观的深宝大院楼房，解放前易老板带着全家并细软金银及贵重的货物和大老婆、二老婆及孩子们逃往香港去了，唯独把心爱的三姨太太留下来。根据掌握的情况和材料并与助手们讨论了五天来绿色尸体的专案工作所得到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对自己的工作也进行了总结找出了经验教训。话说易老板，三年过去了，祖国人民响应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改造政策，深入人心，易老板面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变化，决心让自己的儿子易金凯回上海，一方面寻找他的母亲三姨太太是否还在上海市，另一方面做进一步的打算，于是便给儿子办了入境证明，当易金凯从香港一路回上海后看到上海确实发生了翻天复（Korrektur覆）地的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空气也很浓，各项政治活动蓬勃发展，这一切的变化，都震动着易金凯，他寻找母亲的心迫切，决定先回原地址，陕区路24号，再说他回到住宅，开门的是看房子的老头，当老头发现是易金凯的时候，赶紧让他进了院内，他进来后，便打听母亲的下落，老头讲（：“）你们走后，你母亲经常外出，很晚才回来，在这半月以前，你母亲至今没有回来，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母亲的脾气易金凯知道，母亲好吃讲穿，在没有去香港时，父亲也不菅（Korrektur管）她的行为，为此易金凯决定到非常热闹的地方去找，到人多的地方去找。这天下午易金凯来到上海最热闹的高级舞厅，里面灯光暗淡，找到一张桌子要了氿（Korrektur酒）解闷。他虽然闷闷不乐的喝着氿（Korrektur酒），但是眼睛却紧紧盯着一对对的伙伴，突然看到一个身穿黑色漂纱的少女和一个男人从眼前走过，和那男人手搭手挽着臂转到第二圈时，易金凯在暗淡的灯光下，终于看清了真是自己的母亲（第11页）易金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便脱口而出叫了声“妈妈”，只见那女人回头一看，认出自己的三年不见的儿子，也同样控制不住母亲的心情，她双手挣脱出紧搂着她的男人的双臂，三步并二步的跑过来抱住了儿子，抚摸着易金凯的头说（：“）你怎么回来了（。”）儿子见到母亲要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母子重逢，难舍难离的场面是难以形容，这时身后过来两个彪形大汉，在三姨太太的后面狠狠的咳嗽一声便走了，这时三姨太太的神态突然紧张起来对儿子说（：“）你赶快离开这里，我到厕所去一趟（。”）说完急急忙忙的向厕所走去，易金凯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易金凯边说边思索站在厕所外面等着自己的母亲，但始终也不见母亲出来，过了一会见两个胖女人走进厕所，易金凯心里很奇怪，为什么还不出来呢。于是请了一个女人到厕所看了一下，女人出来后说没有，易金凯更加奇怪，心里很纳闷（：）明明亲眼看见母亲进去，怎么就不出来呢，上那（Korrektur哪）去了，他不得不在桌子边座（Korrektur坐）了下来，边喝氿（Korrektur酒）边沉思着，几杯氿（Korrektur酒）下肚，有几分醉意了，此时突然感到皮肤里象有人给扎了一针，后被两个彪形大汉来起来就走，这两个彪形大汉提着两个黑色大提包，扶着易金凯上了15路最后一班车，离终点站还有两站时，两个大汉就下了车，这时车上只剩下易金凯自己坐在椅子上，身边还有两个大提包……

八. 易老板吊丧

易老板让儿子易金凯到上海寻母，去数日没有音信，心里急（Korrektur极）为挂念，决定自己亲自找一下三姨太太和儿子的下落，顺便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政策，办好手续后到上海陕区路24号的老宅，通过看门老头的告诉，得知在几个月前易金凯是回来过，后来又出去了至今也没有回去过，三姨太太也没有回来，易老板知道三姨太太女色风流，但为什么一去不回呢。一天易老板走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比较繁华的十字道上，看见一群人围着一张布告，易老板想（：）我是出来寻人的，下车看一看。于是叫司机仃（Korrektur停）下来，来到布告前，看见是一张死尸认领布告，照片是女士的头部照片，易老板仔细一看觉得很面熟，再仔细一看把他吓了一跳，这死尸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心爱的三姨太太，布告是上海市公安局贴出来的。公安局赵科长和助手小王、老李接见了易老板，后问了他的儿子和三姨太太的情况，最后谈到女尸的身部因为时间太长了，已经烂了（第12页），可是还是比较完整的只有头部还好一点，易老板辩（Korrektur辨）认一下，发现女尸的熟悉面孔，眼眉和樱桃般的眼睛和小嘴出现的极痛苦的表情，感到很痛心，于是易老板领回了尸体后，一些亲戚朋友，邻居都来安慰他，有人给他想出主意，想办法，张罗丧事，忙个不仃（Korrektur停），事到如今易老板没有什么办法只好这样做了，了解了易家的住宅情况，公安局决定派陈局长的助手小张打入霞区路24号，因赵科长曾走过，再走有些不便，经过分析讨论决定让小张去，因小张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因为经过多方面的训练，而是校长从来没出头露面，几年面（里）一直跟着陈局长，三是小张机智灵活，遇事果断，能及时处理好所见的突然情况，小张叫张林，家住武汉，解放前的家中只有张林母子二人，生活的唯一来源只有母亲为人家浆洗，逢逢（Korrektur缝）补补，维持生活，母亲省吃俭用，千方百计的让儿子念书，直到中学快要毕业，小张长的格外英俊，聪明伶俐，他深知母亲痛（疼）爱自己，上学是不容易的，所以在平时总是学着母亲省吃俭用，每个星期除作（Korrektur做）完功课外，就都帮着妈妈忙些家务，然后偶而到外面溜达玩，有一次散步时便发现一个女人，面色清白秀气，扎着大辩子，年青（Korrektur轻）的女郎跟在自己后面，可他仍然没有注意，有一次是一个星期天，小张准备着看场电影，但票已经售完了，没办法转身就走，听背后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小张，你看电影吗（？”）小张回头一看，心想（：）是在叫我吗，我不认识她。这女郎越有21、2岁，长的格外漂亮，有腰条和体形，穿的非常讲究，长长的辫子，两只有神的眼睛正盯着自己，突然小张想起经常跟在自己的身后，不就是她吗，便只好答应：“可惜票……”没等小张说完，姑娘便说我有两张票咱们一起去看吧，小张心里感到非常恐惧，他想，我和她一不认识，二又是女的不太合适，便推脱说不看了，但被姑娘连推带搡的，最后小张感到实在推脱不过，就和她一同走进了电影院里，电影看完后，两人同时出了电影院，小张奇怪的问到（Korrektur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那姑娘开口笑到（Korrektur道）（：“）我早就知道了，以后再谈吧（。”）说罢两人分别回家去了，第二个星期天，张林决定不上电影院，别在碰上那奇怪的女人，准备上公园去散散步，刚进公园大门，又听到（：“）小张你到公园来了（。”）回头一看，还是那个奇怪的女人，心想：她怎么知道我上这里，这男女一块走，太不体面了，（第13页 ）再说我不认识她。但是又被姑娘拖拖拉拉的进了公园，当玩到中午时，那姑娘便说咱们玩了半天，该去吃饭了，小张手中无钱，便说（：“）我不饿，回家还有事呢，你去吧（。”）说完转身就走，但姑娘拉住了他的手说（：“）你家只有一个老母亲，回去不忙（。”）说着，拉住小张走进了饭店，找了个空位子做了下来，跑堂来问吃点什么，说着递过菜谱，姑娘随手给了十元钱的票子，菜谱来了不少。一会跑堂过来说（：“）这是找的钱，二元正（Korrektur整）（。”）女的说（：“）算了吧，留给你买两盒烟吧（。”）跑堂的高兴的说到（Korrektur道）（：“）谢谢小姐（。”）回身走了，小张想，这个女人这样阔气，花钱如此大方，即（Korrektur既）然买来了只好吃吧。再说吃完饭，小张再三问她（：“）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家中情况的（？”）那姑娘说（：“）下次再说吧（。”）就分别回家了，小张回到家里觉得这个女人真可疑，又可怕，但又不好意思跟母亲说，心想：以后少接触她，躲开算了，一连三个星期天没出门，但时间长了，感到很烦闷，最后想不去公共场所，到人烟偏壁（Korrektur僻）的地方去散步吧，便出门向外走去，走不远忽然听到后面有人问（：“）小张，今天又去那里（？”）回头一看，又是那个女的跑了过来，问（：“）你到商店去吗，咱们一块去吧（。”）结果又被她拖走了，到了商店大楼上完玩了一会，到了中午，女人说（：“）时间不早了，咱们吃饭吧（。”）小张想：吃就吃，反正我也没有钱，看你搞什么明堂。姑娘说（：“）小张以后别客气了，你家里的情况我知道，只靠母亲养家确实不容易……（”）说着将他拖进了一家比较有名的饭店，姑娘拉开手提包拿出三张十元正（Korrektur整）的钱，吃完后便分手走了，小张心里想：总叫人家花钱如何是好。于是回家向母亲要了三块钱，带在身边，等到下星期天，小张决定去公园玩，心想：还能碰上她吗？当小张刚想到这里，就听到非常熟悉的而又可亲的声音在叫他。小张与那姑娘一起散步边走边谈，说道（：”）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你叫什么，你也不告诉我，我今后怎样称呼你呢（？”）女的答到（Korrektur道）（：“）别的事情你别打听，我叫于丽，今后你叫我小于吧（。”）说着话，又玩到中午，小张心想：这回我该花钱了，请她吃饭。便摸了摸口袋里的三块钱，说（：“）小于，咱们去吃饭把（。”）两人走进饭店，小张马上付钱，小于不让，说（：“）小张，你家生活困难，你就不用付钱了，老人家挣钱不容易，这钱无论如何不能花（。”）小于立即从手提包拿出三张十元钱付了，又按着菜谱奌（Korrektur点）了不少菜，小张想：她到底干什么工作手里那么多钱，吃（第14页）完饭在公园玩的时候他鼓足了勇气问道：（“）小于，咱们接触了好几次了你到底是干什么工作，你三番五次拖我，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小于想了想，回答说（：“）好了吧，你即（Korrektur既）然追问我，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跟随你，观察你已有两个多月了，知道你脾气好，身体好，长的比一般人英俊，我从心里喜欢你，爱你，特别是从咱们接触以来，我更了解你，人品好，忠厚老实，我对你有爱慕之心，所以我才时时跟着你（”），仃（Korrektur停）了一会，又说，（“）我了解你家穷，全靠母亲洗洗浆浆来维持生活，所以你以后就不用装好汉，今后决（Korrektur绝）不让你花钱，另外我看重你，特别是你的双手（”），小张非常惊讶地说（：“）小于请原谅我吧，我现在是穷学生，不应该考虑哪些不应该的事情（。”）他转身看了小于的面孔，一下好像第一次见面是（Korrektur似）的，她两腮发出了红云，但表现并没有恶意，他的双眼也紧盯着自己，使小张感到很狼狈，小张想了想，说（：“）实在对不起，我是穷学生，怎能与高贵的小姐相爱呢（。”）小于最后说（：“）你家我不嫌，至于我的工作很简单…..（”）说完做了个掏包的姿态，当时小张吓得目瞪口呆，小于马上察觉到了小张的神色，便说（：“）小张请你不要害怕，我相信你才会这样大胆的，跟你讲，另外你的手与众不同，长得特别长，而细，最适合干这件事了，因此我才和你拉火（Korrektur伙），培养你练出一套本领来，生活就有了保障，就不会再过贫因的生活了（。”）小张在一旁听着，越听越害怕，心想怎么打起我的主意来了，便说（：“）小于你太不向（Korrektur像）话了，让我干这些丧了良心的事，万万办不到，不（我）情愿饿死，家庭再贫困我坚决不干（。”）小于说（：“）你错怪我了，我干这行，决（Korrektur绝）不是偷贫苦人家的而是偷那些吃人内，喝人血的人的，难道不应该吗（”），过了一会见小张不语了，又说（：“）好吧，即（Korrektur既）然你不愿意，这无所谓，但有一奌（Korrektur点），咱们几次花的钱，你还清我就行。你考虑决定吧，三天之内回信给我，请你选择（。”）说完便扬长而去，小张看到小于气愤的走了，他看着她的背影，心里十分焦虑，怎么办，两天过去了，张母似乎发现儿子最近以来心事重重的，神色不安，便几次问他为什么这样，（“）你怎么了，是否有病了（？”）最后小张想走为上计，便对母亲说到（Korrektur道）（：“）前几天接到上海一位朋友的来信，说给我在上海找到了工作，并让我快去，所以跟妈妈商量一下去上海（。”）母亲说（：“）你快毕业了，等毕业再去不行吗（？”）小张忙解释说（：“）现在工作不好找，有这样的好机会为啥不去呢（？）张母听后，感到也对，就同意了，于是便东借西凑，补上了去上海的路费，晚上，小张急忙上（第15页）的上了火车离开武汉到了上海，解放前的上海和武汉一样，小张无亲无友为了躲避小于的纠缠才来到这，现在忍饥受饿地过着流浪的生活，一天，被一个50来岁的老头发现，老头早就发现了这个孩子，见这个孩子可怜，这么大了也没有工作，心想，年青（Korrektur轻）人很容易流浪被盗窃集团和坏人拉拢过去，因此老人介绍他去码头工作，不久当让了搬运工人，那老人姓胡，小张每天和老胡在一起干活，活虽重，但感到心情愉快，小张经常被把头打的遍体是伤，但都在工友的帮助下和老胡的照顾下，养好伤再和把头干，在老胡的教育下，小张的阶级党性很快提高了，暗地领导工人与把人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老胡看到这孩子出身好，人又机灵，所以让小张担任党的底下联络员工作，经过多次考验，不久由老胡介绍，小张入了党，小张在党的教育下迅速成长，有一次在小张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表现很勇敢，后来经党组织配合营救，小张和狱中很多同志，越狱逃了出来，当他见到老胡时，热泪盈眶，老胡叫他回武汉去养伤，因为敌人搜查很紧，老胡嘱咐他说（：“）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你这回回武汉有更主要的艰巨任务完成，完成后把母亲安排好，早日返回来，党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完成呢，回来时问你母亲愿意来不，等来更好，不来就留下，这是当给你的补助费，带去解决一奌（Korrektur点）生活困难（。”）晚上小张乘上火车顺利的到达了武汉，刚下车，便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小张。（”）小张回头一看，正是自己躲避了很久的人，小于，小于追上小张，急乎乎的“哎呀，小张你的心好狠那，叫我等的好苦啊，本想三天回信，可你一年过去了，我连影子也没见到，使我到处寻找，给我找的好苦啊，我日夜想念你，你就是到了天边海角我也要等着你（”），她俩眼紧盯着小张又说，（“）你现在不简单了吧，你连理也不理我（。”）小张听了小于的一席话，又气又恨心中不是之（Korrektur滋）味，沉默了一会，应付着说（：“）小于不要挖苦我了，我那（Korrektur哪）奌（Korrektur点）也配不上你。（”）小于说（：“）小张，请你不要转弯抹角了，我心里的话都对你说了，你要真的不答应，我马上死在你的面前（。”）小张想小于追求自己是真的，她没有什么恶意，关于她的毛病如果用革命道理去教育，她是可以改正过来的，再说我们已经纠缠到这种地步了。于是他说（：“）小于，今天我答应了你的要求，但我有（第16页）三个条件（。”）小于高兴的说（：“）只要你答应，我什么条件都接受。（”）小张说（：“）那好吧，从今天起坚决不干你那行伤天害理的事情了，二必须改邪归正，跟我到上海，三坚决改掉好吃懒坐（Korrektur做）的习惯，如有一条不答应，那咱们就各奔前程（。”）小于高兴的全答应了，说着，便到了小张家里，张母见到外出一年多的儿子回来了，心情不知有多高兴，又见到一个漂亮的姑娘和儿子一起回来，不说，心里也有数，显得格外高兴，为此也忙着招待她，老人家为儿子的回来和儿子的婚事忙碌着，小张对母亲说在上海的情景，谈到义父老胡领导工人罢工及营救自己越狱的情况，在和儿子谈话时，引起了母亲的一段回忆，那是在张林小的时候，自己的丈夫投入革命加入了共产党，曾多次领导工人罢工。小于问（：“）那以后爸爸那（Korrektur哪）去了呢？（”）母亲说（：“）那是1962年武汉工人大罢工，由于叛徒告密敌人。以后不幸被捕，老胡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咱们家安慰我，并对我说，（‘）张大嫂，我们要抚育接班人，把革命的火种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老胡，转眼26年多过去了，你这个义父不知是不是当年的老胡。（”）张林与母亲商议去上海，看老人家同意了，三人准备后，过两天以后便来到上海。张母与老胡见面后，又惊又喜想不到真是当年的老胡。小于和小张结婚后，在小张的帮助下他（Korrektur她）意识到当时社会的黑暗，决心为革命多做贡献，义父听到小张的介绍和看到小于的表现，也经常给他（Korrektur她）讲一些革命道理，在这段期间里，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张母住段时间，就离开上海回武汉去了，不久上海解放了，一天傍晚，张林等着义父的到来，但很晚了也没有来，深夜一个姓赵的来了，拿出一封信交给张林并自我介绍说是跟老胡一道工作的，校长看了信知道是义父外出执行任务，负了伤，经抢救无孝（Korrektur效）而光荣牺牲，小张感到奇怪，但信在手中又不好不相信。一天小张和小于无事乘车去玩，在车上小于发现了一个穿代（Korrektur戴）十分讲究的妇女，身穿绿色新裙，乳白高跟皮鞋，左手无名指上带着红而亮的宝石戒指，提着小提包，右手代（Korrektur戴）着一只小金表，从表面看，可以断定是一位阔太太，小于见了那只小金表，情不自禁的脱口而出（：“）太好了，我从来没见过（：”）小张严肃地说（：“）不准动。（”）小于越看越想那只表，她身不由己的向那位阔太太周围一转，这是正好到一个车站，小于便领着小张下车就走，小张问（：“）为什么在这下车，不是还有两站吗（？”）小于顺手拿出小金表给他看，小张非常（第17页）气愤的说（：“）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许干这种事（。”）小于说（：“）我玩一会就给她送去（。”）说着小于和小张便无言的回家了，晚上饭后，小于欢喜的欣赏着这块金表，她把手表放在耳边，突然手表向（Korrektur像）小锣似得突突的滴嗒——有节奏的响了起来，但响声使小张感到很奇怪，他把手表拿过来，拿到耳边听着，很向（Korrektur像）发报的声音，心想：这不是一般的表，说不定是敌特的微型发报机。于是就跟小于说了自己的想法，商议好后，小张迅速的拿着表，向外走去，小于看到这突然发生的事情吓得目瞪口呆。小张边走边想：还是去找和义父一起工作的老赵同志谈谈。找到老赵同志后把事情的前后情况讲了一遍，最后老赵对小张说（：“）偷表不是好事，但为我们破这一重大案件提供了新的线索（”，）便告诉小张先回去休息，当小张回到家以（Korrektur已）是半夜时分，邻居见他回来便对他说（：“）你走后来了两个彪形大汉敲你家的门。小于开门后，便向小于要什么东西，后来就没声了（。”）小张一听知道不好，便忙向家里走去，走进家门，一看，“啊”的一声吓呆了，只见小于背上插着一把匕首，满身是血，好像翻滚难受的样子，摸摸手以（Korrektur已）凉了，知道无法抢救，便请公安局看了现场，老赵也来了，正在这时，一个身穿公安服装的人走来，小张抬头一看，正是自己牺牲了的义父，这时陈局长解釋（kurzzeichen释）说（：“）前段时间由于老胡同志有重要任务，不得不那样跟你讲，现在他回来了，并担任了重要工作，今天见面也是工作需要，老胡同志推荐介绍你的情况，我与老赵研究商量讨论过，并经上级批准调动你的工作，从现在起你到XXX学校去学习培训，希望你努力学习，积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老胡同志说（：“）陈局长指示对这次手表的事情应该尽早查清楚。（”）经过学习和训练，小张已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学习任务，这次小张参加了破获绿色的尸体的案件。

九. 金表店的风波

在上海市外郊区唯有一个较大的饭店，西侧有一个（“）三枝敏表店（”），这天饭店来了一个60多岁的老人和一个23、4岁的青年人，两个人要了不少菜氿（Korrektur酒），一边吃，一边喝，已经快喝完了，青年人又去买菜，要氿（Korrektur酒），老的说（：“）看你快醉了，还喝什么，不要了（。”）青年固执的把酒菜拿来，二人天南海北的吹着，谈到上海购买的物质时，青年人说（：“）这么大的城市买不到称心如意的手表。”“那先看我的吧”，老头说着，拿出一块表。青年人接过来，看了看来说：“这块表好是好，但是最多只能值100元钱（。”）老头说（：“）这是正经八倍（百）的进口货啊，现在给我一万元钱我也不卖，不过我上了年纪（第18页）代（Korrektur戴）着不好看罢了（。”）年轻人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这个老头可真能吹牛。（”）老头一听火了（：“）我这不是普通的手表，不但在上海买不到，就是在全国也买不到。（”）青年人毫不示弱的说（：“）牛都叫你吹死了，这表根本是不值钱的破烂货，白送我我都不要（。”）这时周围的人越来越多，两人争的脸红脖子粗，只见有人拉着年青人的手说（：“）咱们到表店评评（。”）说着来到了表店，进去后经历接过表一看便把两人拉倒一边问是那（Korrektur哪）里来的。老头道：“难到是我偷的（。”）经理见他们浑身都是氿（Korrektur酒）气，两人纠缠不清，便慢慢的说（：“）好吧，你们别吵了，这里解决不了，咱们一起到公安局（。”）到了公安局赵科长接见他们，经历谈到两人喝氿（Korrektur酒）吵架的以及评表的经过。老头更火了，说（：“）这表是我祖辈传下来的，他说不是，难道是我偷的。（”）经理见谈到这话，忙解釋（kurzzeichen释）说（：“）好吧，我讲一下表的来历，这是块瑞士表，金刚很特殊，全世界只有几块，在中国只有一块，便带到最有名的珠宝商店易老板的手里。最后他送给了一心要代（Korrektur戴）的三姨太太，因此说此表不是你的，有根据。（”）说完后，赵科长感谢了经理，送出了公安局大门，公安局只有一老一少和赵科长，三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这一老一少是陈局长和老李化装的，陈局长说（：“）表的事情弄清了，看来敌人也做垂死挣扎，我们必须抓紧工作。（”）

十. 24号的秘密

张林经过义父推荐又经陈局长的介绍，到某地学习训练已成为一名公安战士，加上从来没有露过面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所以赵科长交给小张的任务是弄清易老板到上海的情况和三姨太太发丧的情况，搞清内部，不要打草惊蛇，小张接受任务后，利用易老板为三姨太太葬礼人杂手乱的机会，混进去，最近几天在24号附近了解些情况，并认识了好几个青年人，便把他们找来商议，然后按他的意图叫几个青年对易老板说（：“）三姨太太活的时候对我们太好了，如今死了，如果需要干什么都可以叫我们帮忙，以表示我们的一奌（Korrektur点）心意（”）。（“）不用麻烦了（”），易老板说。就在他们与易老板谈话的时候，小张乘（Korrektur趁）机溜进大门，躲在花池中观察动静，深夜一奌（Korrektur点）多了，还听到易老板的哭声，哭了一会仃（Korrektur停）了，可是过了一会又听到易老板的哭声，一会又仃（Korrektur停）了，小张便轻轻的向三楼的哭声走去，从钥匙的孔里看到易老板睡了，没等继续看下去，就听到楼下有轻微的脚步声，他下楼躲在窗口的一个黑暗角落里观看，月光下白杨树发出刷刷的声音，在仃（Korrektur停）放棺材的花池边见三个人在活动，约15分钟左右，便东张西望的离开了荷花池边转去，然后跳上大树一晃不见了，这使小张大胆的打开棺材看到了不仅有三姨太太的断尸，则还有一个绿色的青年人，小张断定是刚才那三个人放的，怎么一晃就不见了呢，旁边一定有暗道，当晚小张翻墙回到公安局，向赵科长（第19页）进行了汇报，第二天陕区路24号，吹吹打打的出葬开始了，易老板哭哭啼啼，亲戚朋友进进出出，小张也没有见到可疑之处。

十一. 万国公幕（Korrektur墓）的秘密

公安局陈局长，孙付（Korrektur副）局长，赵科长和助手老李，以及其他搞专案负责同志，一块召开了紧急会议，由市委负责人传达了中央关于捕获敌特的指示，会上赵科长专门针对绿色尸体一案情况进行了分析，全体到会者都发了言，孙付（Korrektur副）局长也谈了，他说（：“）祖国大陆解放了，一小撮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陈局长说（：“）有些人思想麻痹大意，这样下去很危险的，很容易让敌人钻空子，因此大家要有百倍的警惕抓紧破案……（”）在陈局长和赵科长领导下的专案人员又分析了案情，认为当前还不能打草惊蛇，因为还没有摸清敌人活动的全部规律，但是杨霞报告说在万国公幕（Korrektur墓）有可疑的情况可以侦查一下。但是老李和小王埋伏在万国公幕（Korrektur墓）附近侦察了三个晚上，都没发现任何情况，赵科长又指示要严密监视、细心观察、耐心等待时机，在第四个晚上，他俩决定分头包抄侦查，小王对老李爱抽烟是知道的，便提醒道（：“）咱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不能抽烟（”），然后小王向左走去，老李向右走去。这样搜索了老半天也没有什么线索，同时他们也感到很纳闷，这时老李看了看表，已是深夜1点30多分了，他很想抽烟，到考虑到任务和小王的嘱咐时，又不能暴露，便来到一个路旁的坟头的棺材洞里，拿烟和火柴，忽然一阵凉风吹来把火给吹灭了，这引起了老李的怀疑，便仔细观察发现坟旁有一个漆黑的洞口，这时老李进去，摸到块板，就想去找小王商量一下，但考虑到任务紧急，要抓紧时机，便脱下外衣，挂在坟外的树上以后，下洞去了，推开木板，进了洞口，便向里面往前走，突然来到一个三叉洞口，便只好顺着一个洞口向上爬去，走了约半个小时左右，突然发现前面不远有暗淡的灯光派（爬）进（Korrektur近）仔细一看，灯光下有十几个人在那里议论着什么，老李想，这可能是作案的一伙在开黑会，正在考虑，猛然背上狠狠的挨了一拳，接着就是拳打脚踢。老李便躺在学血泊里，似乎听说：先斩了他再说，另一个说：不忙，先休息一下，开完会再说，反正他是跑不了了。说着把老李扔在血泊中，这几个家伙继续开会，老李躺了一会便忍住剧痛挣扎着爬起来，头重脚轻的又昏倒了，一会醒来想到自己的任务便咬着牙坚持着一步一步的轻轻的往前爬，刚到洞口就又昏过去了。

十二. 英雄司机王大胆

（第19页）在老李和小王第四天深入万国公幕（Korrektur墓）进行侦查的时候，市运输公司，司机王大胆到郊区拉菜回来，提起司机王大胆的名字全市几乎都知道，这还有段历史呢。老王体格健壮技术好，思想好，不信神不信鬼所以什么也不怕，有一天一个同志说有一家死了人，但死尸还活动，老王不信便跟他到了那家，当晚老王与两一起喝氿（Korrektur酒）到了下半夜两人借故离开了，老王就一个人看守，突然死尸跳起来，老王当时也吓了浑身冒汉（Korrektur汗），但他随手拾起一根棍子，跳到大门口喊道（：“）你在（Korrektur再）动我马上打烂你（。”）于是死尸又倒在床上不动了，老王看到天明，等其它人来了才离开，第二天同样问他晚上有什么动静没有，他说死尸怎么动了，又把昨晚的事跟他说了一遍，同伴笑着指着另一个同伴说（：“）你看那个死尸象不象他？（”）老王听了仔细一看说（：“）果然不错（”），便止不住笑着说，（“）真险呀，如果你不躺下，我手里的棍子就真的打烂你了。（”）经了这次后，人人都知道此时，对老王也就更加佩服了，但也有一些人不服气也不相信，就和老王开起了玩笑，说（：“）你感到万国公幕（Korrektur墓）的石碑上划十字吗？（”）这天外出时，车坏了，但他知道是同志们搞的鬼，所以修了很长时间，直到晚上10奌（Korrektur点）多钟才修好，开车到市郊去了，到半夜才回来，往返时想到万国公幕（Korrektur墓）划十字更方便。所以就朝公幕（Korrektur墓）驶去。话分两头说，小王、老李分手后，小王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当到约定时间不见老李回来，又找不到，小王便急了，忙回局里向上级报告。王大胆驾驶着车子到公幕（Korrektur墓）时，便跳下车子到公幕（Korrektur墓）碑上划十字，当他到公幕（Korrektur墓）划十字时，突然掉到了大柏树的土坑里，爬起来回头一看发现黑影里有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并人头部露在外边洞口上，王大胆便喊道“谁”，这声音把老李惊醒了。老李说（：“）快，有急事，快送我到公安局。（”）王大胆仔细一看原来是公安局的老李，便毫不犹豫的把他拖出洞口，背起来准备上车，突然后面有了脚步声，老王知道有人追赶，于是加快脚步把老李放进驾驶室里，自己发动汽车，加大油门急急地离开了公幕（Korrektur墓）。当他把车开到不远转弯时，发现反光镜里有几个黑影向汽车跑来，（“）叭叭（”）的两枪，老王身子一歪，感到胳膊一阵疼痛，他自己心里清楚的知道是负伤了，但老王想到自己抢救老李要紧，便把牙一咬，一股力量支持着他，他坚持着抓紧时间，猛加油门，以最大速度向公安局飞驰而去。再说小王向赵科长汇报后，赵科长分析到（Korrektur道）：老李一定遇到了新的情况，否则作为老李那样沉着老练的侦查员，决（Korrektur绝）不会和小王失去联系的，他立即命令命（部）队一个班，前往公幕（Korrektur墓）搜查，这时东方露出鱼肚白色，队伍正要出发，突然发现一辆满载蔬菜的大卡车朝公安局飞驰而来，冲进门口仃（Korrektur停）在大院内，赵科长见是市运输车，忙上去打开司机门，看到老李和老王都昏倒在司机室里，于是立即命令进行抢救。

（第21页）

十三. 天主教堂的电波

根据掌握的情况和材料，赵科长向陈局长汇报专案的发展情况，并认为此案是一个重大案件而且掌握我们内部情况的敌特组织，从各方面看公安局内部很可能有混进来的坏蛋。从侦查的三个月中由于发动群众深入调查，从绿色尸体到发现的奇怪电波，从电波的缩小范围，根据情况分析，肯定是天主教堂的电波。这天天主教堂的门前来了一个衣不遮体的约有60多岁的老头，头发苍白，满脸邹（Korrektur皱）纹，胡子很长，可以看出是一位久经风霜的老人了，穷老头要求见神父，这时一位少女说（：“）神父不在家，明天再来吧。（”）老头说（：“）我来过多次了，我有重要事见神父（。”）神父在里面听得一清二楚，本来神父今天是不见人的，听到有重要事见神父，所以慢条斯理的走了进来，说（：“）有什么要紧事非见我不可（？”）老人见了神父敬了个礼说道（：“）啊神父，我有罪啊，我60高龄的晚年，我的唯一的儿子死了，我一个孤单的老头无依无靠，衷心求你给我一碗饭吧（”），老人伤心的哭着说。神父听了不以为然的说（：“）不行，这里的人不少了（。”）老人便哀求道（：“）神父啊，请你收下我吧，我有40多年的教龄了，我衷心奉教，忠心耿耿把自己交给神父，不然我就死在你的面前。（”）神父见老头赖着不走，只好勉强的说（：“）你有40多年的教龄了，那我看看你的教徒证吧（。”）老人脸上露出笑容，跳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教证，这是15年入教的教徒证，神父说（：“）好吧，那你明天来听信吧（。”）老头感谢了神父便走了，第二天老头早早就来了，神父对他说（：“）你40多年的教龄，看在主上的面上，暂时收下你，命你尽心较劳，要老实的干活，就在教堂打扫卫生闲杂活吧（。”）就这样，老头天天老早就在外边打扫卫生，里里外外打扫的干干净净外，在教堂外收实（Korrektur拾）箩筐条，扫帚等工具，旁边有个房子，老头就住在里边，老头一天到晚很卖力气，几天内少女和教徒都感到这老头温暖勤快，因此老愿意与老头接触，拉拉话儿，当神父走后，又笑起来，神父不在时，老头与少女，教徒谈话时，了解到教堂的内部情况，知道教堂神父是有绝对威信，老头每天起得很早，吃过晚饭，便躺下睡觉，从不奌（Korrektur点）灯。一天深夜，10奌（Korrektur点）50分左右，窗外有个黑影，往屋子里探了一下头，老头看的清清楚楚，那人听到屋子里打呼噜的声音，在窗前站了约有半个小时左右，有一个黑影到门前敲门，但老睡得更死更香了，看了一下就走了，老人随打开门观察人，黑影里老人看出是神父的身影，看到神父走进了一个地下屋，便轻轻的关上了门，这时老人从门缝里只见神父和两个女人，但面孔看不清，这时里面，便传出了嘀嘀嗒嗒的发报声，报发完了，神父对一个女人说（：“）202,203马上就到。上海让我们继续摸清情况，美国老板予（Korrektur预）祝我们胜利……（”）以下的声音老人才听清是上海人民医院的张护士，接着老人听到另一个人声音很熟……但老人考虑到时间太长了，会暴露自己，便回去了，第二天，老人把卫生打扫完后，便把拉圾倒外边，老人把扫帚一提（第22页）纸团滚了过来，这时一个青年人弯腰拾起，老头背上筐捡破烂去了。

十四. 紧急调令

当赵科长接到天主教堂的情况后，立即与助手研究并派战友把消息传出来，为此案作贡献，这时赵科长接到孙付（Korrektur副）局长的紧急调令，调令指示贵阳市，发生了一起敌特重大案件与上海破获的案件相同，赵科长想：在这样破案关键时刻，接到这个调令如何对付呢，想到这几天，陈局长在市里学习，不能找他。这时孙付（Korrektur副）局长又向赵科长交代这次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今天立即赶到贵阳局里，工作立即转交，赵科长说（：“）现在的任务也很重要，不要转交吧（。”）孙付（Korrektur副）局长严肃的说（；“）这是命令，领导决定了，就立即执行（。”）赵科长提出助手老李小王一块去，但孙付（Korrektur副）局长一按电钮，门开处走近两个高大的人来，孙付（Korrektur副）局长说（：“）助手以（Korrektur已）经安排好了，这是小郭、小朱（”），并说，（“）你的助手留下来破案能了解更多的情况，所以派这两位同志跟你去（。”）这时孙付（Korrektur副）局长催赵科长立即出发，赵科长想：这两个人从来没见过，不知他的详细情况怎么能配合自己的工作呢。在路上边走边想，这两个人紧紧的跟着自己，这边引起了他的怀疑，当上车后，小朱和小郭让赵科长上卧铺，但两张卧铺有三个人，赵科长处于对助手的疼爱，自己便上了硬坐（Korrektur座），与工农兵谈论着，在谈话中认识了不少乘客，小朱和小郭轮流休息，暗地里监视着赵科长，具有丰富敌特斗争经验的赵科长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而一切人，特别是当中的几个人，当列车驶入贵阳地区以（Korrektur已）是寂静的也晚了，车上的人都带着征途旅行的疲劳，进入梦乡，有几个旅客没有睡意，赵科长也没有睡意，他拿起毛巾去洗脸，赵科长回头时，发现后面有跟踪的人，当来到的人转头时，他迅速带开车门，回身一转，便跳到车箱顶上，跟踪的人见赵科长跳车，便慌忙的跳下车来，赵科长发现跳下3个人，又发现有一个家伙要往上爬，可能发现了赵科长没有跳下车，这时赵科长一个扫荡腿便把那个人蹬下了车，那人的匕首也摔在路旁，赵科长想：孙付（Korrektur副）局长的调令到底安的什么心，唱的什么戏，这不仅是害我，而且是有别的目地，

十五. 调令的孙付（Korrektur副）局长

赵科长来到贵阳时，小朱、小郭正准备出站，来了一辆小轿车，是来迎接赵科长的，当赵科长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小朱和小郭吓了一跳，忙向赵科长问道（：“）你上那（Korrektur哪）去了，我们找你半年（天）（。”）这时车上下来（第23页）一个人自我介绍道（：“）我姓吴，接到上海市孙付（Korrektur副）局长的电话后特意赶来接你（。”）赵科长提出先休息，他回头对助手说（：“）你们先到招待所休息，我先到公安局联系一下（。”）赵科长来到公安局见到老朋友老曲同志，现在是贵阳公安局侦查科长，二人进了办公室密谈，谈到来贵阳一路上的情况，老曲最后说（：“）这里孙付（Korrektur副）局长的朋友吴付（Korrektur副）局长也接到关于你来的电话，总之他们决定把你从来的路上搞掉你，但是敌人是愚蠢的，我们这里根本没有特殊案件需要你帮助破案，我希望你不要住在招待所，我想让你住XXX旅馆，这里发生的事我立即向中央公安部报告。（”）一会公安部立即答应贵阳部队一个空降连执行这次任务，协助赵科长行动。两人决定弄清真象（Korrektur相），便将此事安排好了。这时一个军人进来，立正报告：奉公安部命令，为了配合行动，空降连奉命报到，三人共同决定，将空降连潜伏在旅馆周围，以名（Korrektur枪）枪为信号，统一行动。当赵科长向回走时，吴付（Korrektur副）局长和小朱、小郭开车接他去招待所，赵科长提出去XXX旅馆，于是就去旅馆，旅馆早就被曲科长安排好了，小朱、小郭被安排在赵科长的南屋。赵科长进内室（室内）观察了一下，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很简单。窗外茂密的大树挡住了室内的视线，赵科长知道是曲科长给安排的，到晚上，赵科长把门关好，准备睡觉，他打开窗户又把窗户关好，便爬上外面的大树，耐心的等待着，深夜一奌（Korrektur点）多种，门轻轻的开了，进来两个黑影，其中一个将匕首向床上刺去，没有人，他们发现上当了，准备逃走，赵科长朝他们打了一枪，打中了其中一个的腿部，赵科长从窗户进来，打开电灯一看，正是孙付（Korrektur副）局长他的助手小朱。小郭在向外跑的时候被部队抓住，这两个家伙交待是奉201号的命令在车上用毒药放在茶水内毒死赵科长，但赵科长滴水未进，如果不成就在车上进行绑架，但又没成功，后来想在旅馆下手，结果又被赵科长识破，最后赵科长申请立即返回上海。陈局长在车站迎接他，并对他说，中央公安部决定调离孙付（Korrektur副）局长去中央学习，并由孙付（Korrektur副）局长一再推荐介绍，领导批准新任付局长，马涛接替他的职务，赵科长汇报了去贵阳的经过，接着又问为什么把老李和小王调走。最后他认为必须迅速调回，立即破案。一位在公安局专科毕业的青年接替了孙付（Korrektur副）局长的职务，年令（Korrektur龄）和职务上都不太相称，李霞为付（Korrektur副）局长的秘书，她梳着两条长而细的大辫子，穿着时毛（Korrektur髦）的外套，经几天的接触，认为这位秘书是故意打扮的，作风不太正派，李霞虽然在新付（Korrektur副）局长上任才来几天，不但流露爱慕之心，并且提出自己的爱情，但被马涛拒绝了。最后马涛说（：“）关于你的要求，必须向领导申请才能谈下去（。”）后来领导批准了，于是他俩走上了恋爱的道路……李霞感到万分高兴，穿戴也更鲜艳了，她百般的追求马涛。星期天她曾多次邀请马涛游泳，但马涛却说（：“）我准备是去广州看望有病的母亲（。”）原来马涛不会游泳，他借故到广州看望有病的母亲，其实是学游泳，也会为了应付李霞的邀请，往返了（第24页）35天的时间，马涛在广州由于勤学苦练，终于成了一名游泳健儿，回来后，李霞百般亲爱，问这问那，一天又一次邀请马涛去游泳，马涛很快答应了。李霞故意玩弄游戏技术，马涛也施展了几个难度较大的动作，李霞很佩服他，更加爱这个青年了，为的是付（Korrektur副）局时时不离开她。

十六. 新付（Korrektur副） 局长失踪

李霞和马涛建立了爱情之后，她有些风流的坏毛病，因此每天拉着马涛玩到深夜，有一天和马涛在公园散步时，马涛突然紧张的说（：“）完了，忘了一件紧急的事情，今天不能陪你完了，对不起再见，（”）说完转身就走向公安局，李霞紧紧的跟着马涛的后边来到公安局，看见马涛东张西望的走进了秘密屋里，她从钥匙孔发现马涛在写字台下，（“）咔嚓（”）一声一阵闪光，李霞万分惊奇，觉得新来的付（Korrektur副）局长也是跟这行的，她急忙拿起钥匙开门冲了进去，回手关上门，只见马涛抓住李霞的衣领问（：“）你想死想活，这是干什么。你想活很简单，可以，对我的事要绝对保密（。”）李霞发出了轻轻的笑声，“弄了半天，你也是干这个的”，于是用暗语问是谁，马涛用暗语回答是203，李霞惊奇的说（：“）203，想不到你在这儿，我们想你203好久了，我是202，我可以马上把你的事向201汇报。（”）第二天，李霞便邀请了马涛到他家去作客，马涛说没工夫，李霞说（“）我家好，你不愿去（”）等等一些控告的话，马涛被她磨得的没办法，就只好答应了，到她家里以后，看到屋里摆设很阔气，写字台，沙发，书柜，大衣柜等物，李霞招待的非常热情，但一会，李霞不见了，只听李霞的说话声，（“）马涛你知道我在那（Korrektur哪）里吗？（”），马涛知道李霞在和自己开玩笑，便说（：“）小李，你开什么玩笑，快出来吧，（”）他边说边找李霞的发音地方，李霞又说，（“）我在这里呢，快来吧（”）。马涛这回听清了，声音是从大衣柜里发出来的，便把大衣柜打开，可是什么也没有，他低头仔细一看，见大衣柜门把上刻着许多花纹，中间一花纹有一个微小的园（Korrektur圆）孔，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按钮，他连续按了三下，大衣柜展开露出了洁白的墙壁，后面有个金钟般的绿晶体。按一下后，写字台露出一个洞，他往里望去，看见李霞正微笑着向他招手，他立即走向洞内，李霞感到满足了，便走进另一个房间，敲了一下门，门开了之后，又进了一个黑暗的室内，通过微弱的灯光，看见几个模糊不清的人，李霞对一个瘦子说（：“）他就是新上任的的公安局付（Korrektur副）局长（。”）瘦子（“）砰（”）的一下站了起来说道（：“）你到底是谁（”），（“）老实说为什么我不认识你（”），通过暗语一问一答，马涛对答如流，无差错，但瘦子还不放心，便大怒说（：“）告诉你，休想在我面前冒充。（”）说着，从里间屋里走出两个粗壮的大汉，不由分说，就把马涛拥个严实，一阵拳打脚踢，马涛忍着巨（Korrektur剧）痛，后来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当醒过来时，李霞端着茶水在他面前流着泪说（：“）马涛不（第26页）要误会，这是201对你的考验，我把你的情况向201讲了，你即（Korrektur既）是203，可有证件（？”）他取出一张撕开一半的照片，这时201也从身上取出半张照片，一对便大喜，向前握住马涛的手说（：“）对不起203误会了，我不能没有这样的防备，因为公安局正在抓我们，我们处在被动的状态（。”）然后李霞扶着马涛到另一个房间，李霞在旁边也表现出十分关心的样子，但201还有几分怀疑，他心想（：）203以前并不认识，近来一个多月发生的事情，又不好在这个地方让他知道了，决不能让他出去。想到这里，201立即将所有的人员集中起来，马涛躺在隔壁的床上听着201讲话时的声音：我们反功（Korrektur攻）的大陆的日子即将来到，上司让我们加倍努力，创造一种震撼世界的伟大事业。他们又研究了爆炸上海上海发电厂，捣毁主要的军事基地的计划。这时马涛听了很着急，心想怎样才能把事（Korrektur实）况送出去呢，现在看来出洞是不可能的，他急的在地上来回的走着，突然在灯缝发动（现）两个报务员修电台，急的满头大汗，结果还没有修好，201在旁边大发雷霆骂他们是饭桶，马涛忍着痛走了过了，伸手弄了几下，就修好了，报务员感谢不尽，这事使201很高兴，心想他准是美国特务机关训练出来的特工人员，所以201对他产生了一种好感，第二天马涛与李霞在洞口散步，看道阳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他伸手一看表已是早上七奌（Korrektur点）多钟了，这时听到扫地的声音，过来一个老头，马涛从暗孔里一看：啊，这个人不正是自己的义父老胡吗。他就在李霞身后剥糖吃，在吃糖的机会，立即用药水速写在小纸条上，然后用糖纸包好，趁李霞没注意，迅速投到外面，这一瞬间，李霞根本没注意，老头见一块糖从缝里跑出来，便马上装入口袋，这样就顺利的把情报送到了公安局，这时我们才知道张林和老胡都是为了破获这起重大案件打入敌人内部，马涛趁在洞口走动散步的机会，了解到洞内的地形和情况，心里考虑如何对付敌人。

十七. 水落石出

赵科长和陈局长接到张林送来的情报很高兴，同时也得到老胡的暗语的指示，“山上的树死到小树，为柴大树为果信以烧等小人，安全买卖定将一笔交账，三四日动，四五日交，大板八部重希”。陈局长与赵科长领会了老胡的指（Korrektur旨）意，老胡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屡立战功，这次他们父子深入虎穴提供了全案的可靠情况，他们对老胡更加钦佩，于是研究了破案措施，不久以后，发电厂，港务局及其国防设备单位，戒备森严，便衣来回走动。一天发电厂来了一辆吉普车，说有要紧任务来发电厂，找XXX工程师联系工作，守门的老头让他们下了车到传达室里说：请等一下。这时车里下来一个人来，十奌（Korrektur点）左右，又来一辆车，（第27页）又被老头截住，一会一男一女向发电厂走来，被老头拉住一看说（：“）付（Korrektur副）局长李秘书多日不见，怎么到这里来了（？”）男的女的吓了一跳正要脱身逃走，早已在门侧面等待的便衣一把抓住，将他们逮捕了。原来小张经过201及其别的特务组织的考验，将这次炸发电厂的任务交给了他和李霞，随后发电厂的警卫人员把刚抓到的五个特务押了出来，李霞和马涛被捕后，进行反抗，但被押上车送到公安局，当时在马李身上搜出了不少烈性炸药糖果，同时在XX国防工程施工单位在公安局老李，小王及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逮捕了十几个特务分子，其中有失踪的张护士，马付（Korrektur副）局长回到局里便釋（kurzzeichen释）放了，接着陈局长，赵科长，马付（Korrektur副）局长根据老胡的主意，立即准备战斗，一路由马涛率领从李霞家中转入地道，进行最后捕获，第二路由赵科长率领，包围多年被人放松的天主教堂，第三路由老李率领潜伏万国公幕（Korrektur墓）的周围，第四路由小王率领到霞区路24号埋伏，第五路由专案人员到食品商店逮捕有关人员，五路同时进行。当赵科长带领人冲进天主教堂时，老胡头领着他们来到神父的室内，神父仍然装着很有教气的样子，好象和过去一样，没有发生什么事，说道（：“）我是天主教堂的助教，神父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我要向全世界控告（。”）赵科长立即宣布（：“）你是披着天主教堂的外衣，干的是反革命的活动（。”）神父还要强词夺理，在辩护时，公安人员已从地道里搜出电台，枪支，弹药，摆在他的面前，狡猾的神父还要抵赖，当即被公安人员逮捕归案，在审讯室里，神父声嘶力竭的叫喊什么“神学不可侵犯，世界不允许，上帝不允许……”赵科长气愤的说（：“）你的戏不要再演下去了，该收场了，你收集我军的情况，进行破坏活动，妄图破坏我发电厂和军事基地，妄图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妄想复辟。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这时神父的伪装已被剥去，但还想顽抗，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衣服破烂的老头来，神父想：他来干什么，难道他也是打入教堂内部的公安人员吗，他能知道什么呢。随看神父的紧张心情，赵科长全看在眼里，于是立即跳到老头，敬礼报告道（：“）胡政委，根据你的指示，把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神父逮捕了（。”）这时神父两腿发抖，面色苍白，看到老头换下外衣，穿上一套公安服装，戴上公安帽，威武雄壮极了，神父越看越害怕，突然看到墙上的钟差一分钟就12奌（Korrektur点）了，他转过头去一阵奸笑后，又哈哈大笑起来，这时胡政委把桌子一拍说（：“）201，你高兴的太早了，睁开你的狗眼看看，窗外仍然是灯火辉煌（。”）这时张林走了进来，胡政委握着他的手说，看到张林已经锻炼成一名有经验的智勇双全的公安人员，从内心感到高兴和自豪，身负这个死塌地的特务妄想只等一声响，全市变为黑暗，但墙上掛（Korrektur挂）钟已快1奌（Korrektur点）了，仍然寂静无声，这时张林把电台，微型照象（Korrektur相）机，各种枪支弹药和特工器（第28页）材全部罪证放在神父面前，陈局长大喊一声（：“）王宝基你是美国训练出来的上校特务，卖国奴材（Korrektur才），你是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虽然你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干尽了与人民为敌的坏事，你罪大恶极，睁眼看看吧（”），陈局长越说越警告，（“）中外反动派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妄想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是痴心妄想，你们的阴谋休想得逞，你们的野心定要失败的（”）。王宝基越听越发抖，象筛糠一样地下了头。

十八. 尾声

陈局长一声令下“带走”，几个公安人员立即给这个罪犯带上了手铐，押走了，走廊里被戴上手铐的李霞、张护士、售货员及两个彪形大汉等35人，他们在审讯室里都在交待（Korrektur代）自己的罪行。

原来王宝基是帝国主义教养的一名走狗，曾是流氓集团的特务头子，后来被美帝国义特务机关看中了，便把他送到美帝主义特务机关训练后，又被派到天主教堂， 是个老特务分子，李霞X5岁，经过特务机关的训练，解放前潜伏到我公安机关充当了孙付（Korrektur副）局张的秘书，她用尽了各种手段，使尽技俩取得了意志薄弱的容易上当的孙付（Korrektur副）局长的信任，千方百计打听搜集情况，特别是在破案中设置障碍，通过同伙造假象给我们破案工作造成了复杂以致破案最后放抛孙付（Korrektur副）局长。孙付（Korrektur副）局长知道上当后，把他调离了并根据在广州捕获的特务马涛的交待，将计就计地把从来没有出头露面的张林顶替了孙付（Korrektur副）局长的职务，冒充了203，与马李接触，203原来易老板的三姨太太担负着着敌特的联系工作，在易老板去香港前的不长时间，便得到指令要他（Korrektur她）长期潜伏下来，就这样他（Korrektur她）才没有跟易老板去香港，解放后便把陕区路24号造成敌人的大本营，她经常出入午（Korrektur舞）厅，电影院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勾搭，早已被我公安人员注意。易老板的儿子易金凯与母亲重逢时，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产生了怀疑，而不知道他（Korrektur她）儿子回来，不知他是干什么的，怕她泄露了秘密，便决定杀人灭口，而后由美国派来203接替三姨太太的工作，马涛在广州被捕，张林冒充顶替他，打入敌人内部，特务分子张丽萍（204）是上海人民医院的护士，执行搜集我军事情况和联系情况，搞破坏活动，故意制造事端，残害我患病的干部，特务头子神父（201）指挥其他特务活动，并和海外联系传达上司的命令。担任谍报员（205）即售货员杨XX她混入某商店，专门制造和保管烈性炸药，206即潜伏在肉类加工厂，是他杀死了三姨太太，207,208是两个彪形大汉。

（第29页）

这个反革命集团通过美国的指令，在特务头子王宝基的带领下，借助易老板逃往香港时对我党政策不明，借机进行反宣传，歪曲党的政策，促使易老板逃往香港，这就使他们大肆活动。在霞区路24号，他们把绿色尸体向火葬厂（Korrektur场）拉并没有火葬，而是以这个假象把尸体隐藏着。当易老板要藏三姨太太的头天晚上，又把绿色尸体投入棺材内，这些都被公安人员看出和识破，最后张林又潜伏打进敌人心脏和老胡一道提出了准确可靠的情报，最后将敌人一网打尽。上海市的上空红日高照，霞光万道，黄河江畔美丽的城市倒映在水中，更显得宏伟壮丽，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

（完）

一九七七.十二.十八

抄于家中。